

生命的呼应

□米丽宏

清明过后不久，装在鞋盒里的蚕籽忽然发了“芽”。那天，女儿一串惊喜的呼叫，把我们都引了过来，看那些蚕蚁，小小的，有的蠕蠕爬动，有的昂头探顾，左一下，右一下，像在寻食。

我有点发愁。印象中那两棵桑树还光秃秃没有发芽，给蚕宝宝吃什么？

只好又跑去看桑树！

呵！两日不见，桑树竟换了模样，满树芽苞，一树绿！

捋了几枚叶芽，回去给蚕儿垫饥。心里叹着万物之间的“奇缘”：蚕不发“芽”，桑不吐绿；你一破壳，我便急赶着爆开了满树嫩芽！时光里，它们是怎样秘密约定的呢？

生命之间的一呼一应，着实令人赞叹。

其实想吧，自然界有数不清的你呼我应、心心相印的奇迹。一场雨后，沉寂干枯的河床上水流涌动，不久，小鱼来了，小虾来了，还有泥螺，它们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呀？

早春，水咕咕一叫，雨水节令近了，雪花从此隐匿；雨落簌簌，是应水咕咕之邀约么？

柳树丰茂葳蕤之际，汁液充盈，土里的蝉蛹掐准了时机，正穿越黑暗，一寸一寸靠近。

诗人说，二月初惊见草芽，历经了寒冬磋磨，草和人初遇新生的彼此，都会发一声惊叹吧？

风中的树，窗外的雪，天幕落雨，林间鸟啼，都会在心里溅起一片回声的。什么时候，我们阻断了与大自然心有灵犀的感觉呢？

当然了，衣食是本，“可囿于其中，终于还不太像人”；那些有趣的人，总会突破功利得失、柴米油盐的实际，将心放置于空蒙的自然，听它呼，听它啸，看它踟蹰，看它冒进，雄浑的回响里，心似乎变成了巨大的乐器。

在《枕草子》里，清少纳言说：“凡是夜里叫的东西，无论什么都是好的”，想来，夜色幽寂中的发声，更能引起心灵的震动；与自然呼应之间，忧伤都是美丽的。

记得鲁迅先生将自己比作夜行的鸟，发出恶声。这声音，似是尖锐一呼，让沉沉欲睡的人们蓦然醒来，看清独行者的灯盏，发出应答，迈开步子，勇敢跟上去。

在这个人世上，心灵的呼应，其实是发生在莫逆之间的，一声剥啄敲门，唤出狂喜的主人。木门吱呀，月色铺地，此夜定是把盏饮月的良辰。

也有早早铺垫好了等待，那边一呼，我自雀跃；暂时没有消息，便由不得要产生幻听了：风拍门扉，误为剥啄敲门，微风过处，疑是伊人裙裾。

那些发生在爱人与知己之间的对话，叫喁喁私语，即使琐碎庸常，也是人世间动人的呼应。《悲惨世界》一书中，马吕斯与柯赛特相爱，“他们相对微笑，撅起嘴来做小丑脸，相互交叉着手指，说话你来你去……夜晚，两个情人和鸟雀、玫瑰一同躲在昏暗隐秘处，把满腔心事倾注在各自的眼睛里，在黑暗中相互吸引注视，这时，太空中充满着巨大的天体运行”。

这人世中最旖旎的呼应，其实和太空中运行的天体一样：神秘，有自己的运转轨迹，吸引，也被吸引。

生命，是一呼一应间的流转。

时间是呼，长大、成熟、衰老是应。一滴一滴的铜漏，滴走的是时间，滴来的是越来越薄的日子。时光越来越倏忽，唯有珍惜剩下的光阴。

前行是呼，路途是应，“没有路，走得多了，便有了路”，实践，探索，再实践，呼应轮转，人便渐渐被路程送往远方。

书籍是呼，解读是应。在文字里渐悟、顿悟，受到鼓舞。这呼应之妙，混响着思维与智慧的华彩乐章。

对于写作者来说，写作是呼，作品被人品味和传递是应。作品在“众”中活比自己活更宽广，更长远。

然而，生活中，有烦恼事、伤心事、生气事，它们接踵而至，常常搅乱生命中有秩序的呼应。曹雪芹谈自己写红楼的境况：“蓬牖茅椽，绳床瓦灶，并不足妨我襟怀；晨风夕月，阶柳庭花，更觉得润人笔墨”。因为心中那枚通灵的石头，因那石头引发的雄奇之呼，寻常日子的艰难赜蹊，便袭扰不了他超然的胸怀。

心中树一个靶标；那是回响在心的一声悠长呼唤。

忍爱

□黄洪书

都说忍字心上一把刀，可见，需要忍着，终归还是有点难受的。忍受贫穷，忍受辛劳，忍受别人的怠慢，忍受家人的唠叨，忍受领导的批评，忍受压抑着的痛苦……都很正常，可是，有一种忍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，也最不会去忍的，它就是家人的爱，说得明白一点，是忍着不要过多地去爱。

也许有人会说，对家人的爱还需要忍吗？干吗要忍，爱父母，爱子女，爱伴侣，不都是天经地义、爱得越多越好吗？我曾经也是这么认为，爱亲人嘛，自然是有多少爱给多少爱，不会克制，也不会忍。可是，当我走过了半辈子，才发现，有些爱是一定要忍的，不然爱得太多就会成灾。

我有几个离过婚的朋友，在他们经历了婚姻的失败之后，都得出了同样的一个教训：对伴侣，爱得太多可能就是悲剧。就拿其中一个朋友来说吧，她出生贫穷，很小就学会了勤俭持家，上大学时都是自己挣学费，她一直是父母眼里的乖女儿。结婚后，她很习惯性地承揽了所有家务，对老公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可问题就出在这里了，不到三年，老公越来越不把她当回事儿，后来提出离婚，说走就走。朋友特别委屈，反思自己的婚姻，她发现自己对老公的关爱太多了，老公在家养成了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习惯，大男子主义日渐膨胀，都是被她惯出来的。她终于明白了，过多地关爱对方，反而把自己给弄丢了，在对方眼里她的爱也变得廉价，被嫌弃也就在所难免了。所以，有了第二次婚姻时，她时刻提醒自己，学会忍，忍着不要过多地关爱对方，而是多关爱自己、提升自己，她告诉自己要做一个优雅的公主，而不要做一个女仆，结果，现任老公非常爱她。

对儿女过多的爱有时也适得其反。在我的同龄人中，由于都只生一个孩子，过于溺爱，结果就养出了不少“小太公小太婆”。他们成年了还不会自己洗衣做饭，无法生活自理，花钱如流水；到了社会上处处碰壁，甚至有些孩子一不满意就杀人啊跳楼啊！我家就有个亲戚的孩子，钱不够花了就去办信用卡，办了十几张，然后全丢给他的父母去还钱，真是把他的爸妈给气得。这时候他们才明白，一切都是自己对孩子太过宠爱惹的祸。

爱亲人本无可厚非，可是，过多的不讲究方法的爱，难免会泛滥成灾，使人窒息，没有了美感，它如同给人喝了过多的蜜，再也感受不到甜了，只有腻；过多的爱也抑制了被爱者的成长，限制了被爱者的成长空间。我记得，儿子有一次很生气地把她奶奶的电话号码拖进了黑名单，他说她一天到晚地打电话问这问那，仿佛他才三岁。

有些爱，并非越多越好，有时候放在心里就行。当我们学会了忍，学会了恰到好处地给予爱，用更理性更科学的方法去爱，爱的路才会走得更宽广。



叶有所思

最好的祝福

□叶蓉

睡前听蒋勋先生讲生活中的唐诗，最有感触的是他说：祝福你们到了五十岁时，依然读不懂杜甫。

我想起我去看赖声川导演的《宝岛一村》，剧终时感慨：但愿如今的孩子永远不懂什么叫做乡愁。

是的，作为教师，我一直在教孩子们读懂那些沉重的历史与沉重的情感；可是作为一个平凡的人，我多么希望他们的生命里永远读不懂那些痛苦的感受，对于那些不幸的过往，无法感同身受，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。

虽然我们常说，挫折与磨难是宝贵的财富，经历了这些，人才能真正地长大与成熟。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，雨后阳光才显得更加灿烂。可是私底下想，多么希望心爱的人可以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，就那么一往无前一帆风顺地过下去，不要遇见什么大风浪，也不要摔什么跟头。到了五十岁还能眼神清澈，保有天真，难道不是天底下最幸运的事吗？

小时候看言情剧，灰姑娘般的女主角常常历经磨难仍单纯善良，对人毫无防范之心，而公主般高傲的女二号常常不择手段、心如蛇蝎。可是后来慢慢发现，其实生活中那些幸福人家出来的孩子大多心思单纯、毫无心机，偏偏是从小生活不如意、早当家的孩子早早地学会了如何察言观色、见风使舵。磨难会让人成长，磨难也会叫人复杂。

如果一生都能安康顺遂，要那些成熟和城府做什么？天真也好，幼稚也罢，不是谁都非要去看看这世界的阴暗面。祝愿你一生都不知道苦难是什么，这也是最好的祝福！